

残疾女养三个智障亲人撑起一个家



赵坪菊从工地回来还要忙农活,两个智障舅舅不能帮上任何忙

她说自己是个“还债的女人”——为了还外婆的情感债,为了还丈夫去世留下的钱财债,右手残疾的她,拉板车、选矿石,艰难撑起这个家。

11月18日,四川城口县庙坝镇南坪村6组,山里的夜来得特别早,还不到7点,已是一片漆黑。

39岁的赵坪菊拼命往灶里加柴禾,锅里的水煮沸后,她端出瓦缸,舀出已有些发酸的玉米酱,倒进锅里。搅拌几下,就能闻到玉米糊熟了的香味。

“吃饭了!”赵坪菊将盛好的玉米糊一一递到蹲在屋檐下的妈妈、三舅、四舅手上。如果不这样,先天性智障的他们就不会知道饭吃。

“啊,啊……”54岁的四舅打着手势,满脸不高兴。“他是想吃肉了。”70岁的婆婆解释。她转身进屋,把猪食倒进

猪圈,看着两只抢食的猪儿,她苍白的脸上终于露出笑意,仿佛看到了吃肉的希望。

做完这些,赵坪菊才为自己舀上玉米糊,匆匆喝上几口,便打着电筒背上一袋土豆出门了。为了不耽误第二天早上7点就开工,她要步行4小时,连夜赶到10多公里外的高燕镇金泰冶炼公司。

这样的情形,赵坪菊几乎每周会重复一次——牵挂家里的几个老人,她总是下午放工后回家看望,再连夜返回。

从小只有外婆疼爱

赵坪菊半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先天性智障,话都不会说。

父亲死后,赵坪菊和妈妈回到外婆家。外公早已去世,和外婆一起生活的,还有两个不会说话也不会做事的“傻子”舅舅,加上妈妈,全家5个人,3个是“傻子”。

在赵坪菊记忆里,外婆是第一个给她疼爱的人。“外婆总说我就是她的希望,有点好吃的,她都舍不得吃,全部留给我……”回忆起外婆,赵坪菊脸上现出久违的甜蜜。

可就在外婆盼着她快点长大时,不幸发生了。一个傍晚,还不会走路的赵坪菊独自在火堆旁烤火,突然,她幼小的身体一晃,扑进了火堆。几个月后,赵坪菊的伤好了,右手也残疾了。此后,外婆走哪里都把她牵在身边,生怕她再受伤。

到了上学年龄,同龄人都背起了书包,没钱上学的赵坪菊只好背起背篋,开始了苦难的一生。

她找了个能干丈夫

转眼,赵坪菊18岁了。她虽瘦弱,却很清秀。提亲的人不少,除了本乡的青年,还有县城的“铁饭碗”。

面对外婆欣慰又难过的眼神,赵坪菊只对提亲的人说了一句话:“谁愿意和我一起养他们,我就嫁给谁!”这时,结婚在外,受到刺激、不能干活的二舅也回到外婆家。想到赵家沉重的负担,很多人打了退堂鼓。

“只要你不嫌弃,我愿意和你一起赡养他们!”这时,一个叫杨家权的小伙托人给赵坪菊提亲。“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和我一样,都是可怜人。他说他不怕苦,只要我们在,日子一定会好起来……”赵坪菊至今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杨家权对她说的话。

就这样,杨家权带着妈妈住进赵坪菊家。那是1986年腊月初八。赵坪菊说,从那天起,

她生命中有了第二个疼爱自己的人——丈夫杨家权。

刚结婚时,8个人只有两间茅草房,每天睡觉都很拥挤。夫妻俩定下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建新房。

结婚不久,杨家权就跟人去山西拉煤,每个月收入三四百元,当时,县城许多人月工资不足百元。

“他没有食言。”赵坪菊说,两年后,杨家权带着3000元钱回来了,夫妻俩开始请人建房。为省钱,很多事情都是杨家权自己做。“他学过砖工,晚上,他砌砖,我就拿着煤油灯在旁边照亮。累了,我们坐在砖垛上,一边擦汗,一边指着半截房子说:‘这是我们的卧室’‘那是娃儿的房子’……”提起丈夫,赵坪菊苍老的脸上现出少女般的羞涩。

虽然只修了两间,但茅草屋变砖房,这在上世纪80年代的当地,是个了不起的事情。人人都夸赵坪菊找了个能干的好丈夫,每次听到这话,外婆总是骄傲地笑。

修完房子,丈夫又去陕西挖金矿,赵坪菊则在家拼命养猪,最多时一年养了9头。两人商量着再挣点钱,把房子修得宽敞一些,让外婆好好享福。

外婆走了丈夫去了

美好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现,外婆就走了。1990年一天,赵坪菊干完活回家,发现外婆躺在床上脸色煞白,全身发冷。看到她回来,外婆眼里淌出几滴浑浊的泪,虚弱地伸出手,指着门外几个“傻子”舅舅,脸上的泪越流越长。“我不会丢下他们的,家权和

我一起给他们养老……”赵坪菊哭着说。听了这话,外婆脸上溢出笑意,闭上眼睛。

赵坪菊说,外婆对她好,她要守诺不抛弃亲人,要还这情感债。

安葬完外婆,担心赵坪菊独自在家伤心,杨家权留在家里,每天陪妻子喂猪、种庄稼。直到2003年,小女儿已10多岁,妻子的悲伤也淡了后,杨家权又到山西挖煤。每个月工资他几乎全寄回家,2006年,存款终于有了4万元,大女儿也初中毕业外出打工,夫妻俩开始翻修房子。

修完两层楼的砖房,夫妻俩欠下7万多元债。但杨家权乐呵呵地告诉她:“我不出去了,我们一起去县城打工,两年内就能还清债。买辆摩托,可以省车费,农忙一起回来种庄稼……”

没想到,灾难突然降临。2006年腊月十七,他们刚搬进新房两个月。赵坪菊在地里种洋芋,突听山下大叫:“杨家权出事了,让你快去救救他。”赵坪菊跑到镇上,她根本不相信半小时前还跟自己说“洋芋种完了,我们可以过好过个年”的丈夫,会因为摩托车失灵,在三轮车拖走的途中飞出去出事。

伤情太重,镇医院根本不敢收治,看到血人一样昏迷的丈夫,赵坪菊疯了似的跑回家,拿出准备过年的1000元钱塞到医生手里:“你救救他,他不能死,我们家全靠他……”医生摇摇头,径直走了,旁人告诉她,杨家权早已停止心跳……

打两份工养活家人

安葬完丈夫,已是春节。受

不了万家团圆时自己独守丈夫遗物的凄凉,去年正月初六,赵坪菊独自去了广东,在工地做杂工——她说,丈夫走了,7万元债务还在,现在,她只能靠自己,来还这钱财债。

一个没有技能的中年女人,在外打工谈何容易?今年5月,赵坪菊在别人介绍下,在离家10多公里的高燕镇金泰冶炼公司当起除渣工。每天早上7点开始,她像男人一样,用那只健全的左手,将满板车烧红的矿渣拉出去,直到下午一两点放工才能吃中饭。一个月七八百元远不够家里开支,赵坪菊主动申请了两份工,晚上从矿渣里选铁,120元一吨……

工友李尚安说,赵坪菊看上去很瘦,可比很多男人能吃苦;她虽然只有一只手,但能抱起50多公斤重的矿石。长期打两份工,每天休息几小时,许多工友都受不了,而赵坪菊农忙时还要回去种庄稼。尽管如此,赵坪菊从不愿向人诉苦。庙坝镇副镇长说,以前每年都要交农业税,可赵坪菊家从没拖欠过,现在,更没向政府申请任何贫困补助。

“她是个重情义的人,不然她不会这么苦。”邻居潘志秀说,丈夫死后,不少人为赵坪菊提亲,希望她嫁出去,但她都拒绝了。“守着他留下的房子,我就够了。我答应过外婆,不能丢下妈妈和傻子舅舅们,也不能丢下婆婆。”赵坪菊说,欠下的7万元债务已还了1万,再过几年还清后,女儿也该成家了,她就可以守着丈夫留下的房子,好好地享点清福……

据《重庆晚报》

嫉妒生恨 18岁少年雨伞下刺死同学

寒冬的傍晚,黑幕提前落下。11月17日18时25分左右,地处潇水河畔的湖南道县第一中学(以下简称县一中)离晚自习只有15分钟,当所有的学生跑着奔向教室的时候,一个16岁的高三学生,在离教室不到20米处的学校广场上,被同一把伞下的18岁同学杀死。

四个刀口,刀刀致命,在夺去这个学生风华生命的同时,剖开了非议颇多的师生关系问题,也剖开了当地教育脆弱的伤口。

18岁少年雨伞下刺杀同学

2008年11月17日18时25分左右,随着一个16岁的高三学生被自己的同学刺杀身亡,湘南某县教育部门随即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教育问题的思考,非议、猜测、质疑一时也布满坊间。

11月17日,星期一,连日的雨水一直没有停下。县一中高三218班学生蒋杰跟平时一样,吃了晚饭和父亲蒋恒一起去教室。蒋恒是该班的骨干教师,也是218班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父子俩各自撑着伞朝学校广场走,蒋恒中途去上厕所,于是蒋杰一个人向不到20米远的教学楼走去。这时,蒋杰的好朋友、曾经的同班同学赵钦突然从后面追了上来。见好朋友没有带伞,蒋杰主动把赵钦叫到自己的伞下。

谁知这样一来,蒋杰,这个瘦弱的16岁纯真少年就此走进了对方精心设计的谋杀圈套。事后,据赵钦交代,他知道学校广场是住在学校里的蒋杰上学的必经之路,这次他特意

没有带伞,当蒋杰把他叫到自己的伞下后,他把手特意搭在蒋杰的肩上,两人紧紧靠在伞下。就在快要穿过广场的时候,赵钦突然拔出早已准备好的水果刀,从后背刺向丝毫没有准备的蒋杰,随后,已经失去理智的赵钦朝蒋杰连刺三刀后,逃离现场。

18时30分,身受四刀的蒋杰凭着最后一丝力气,跑到10多米远的教学楼教师办公室,在说完一句话“赵钦打我”后倒地。“蒋杰脸色苍白,鲜血从后背汩汩流出。”值班的老师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住了,回过神来马上打110和120,之后,该校的王姓老师以及杨姓老师急忙背起蒋杰前往医院。王老师告诉记者,当他们把蒋杰背到学校门口的时候,蒋恒老师也追了上来。几个老师迅速把蒋杰送到离学校100米远的县中医院。虽经过医生长达3个多小时的全力抢救,但蒋杰终因失血过多而亡。医生说,一刀插进肝4厘米,最致命的一刀刺破了肺动脉。

面对关系亲近的朋友和同学,为何如此凶残地举刀相刺?

一个小时,人与“魔”的转换

几乎没有人相信,蒋杰,这个近乎完美的学生被杀害了。消息传到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失声痛哭。熟悉蒋杰的学生和老师都说:“我们都很喜欢他(指蒋杰),不仅学习成绩非常优异,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成绩不好的同学,平时从不跟同学发生争执。虽然自己的父亲是班主任,但蒋杰从来不搞特殊,而蒋恒老师也对儿子非常严格。”

记者了解到,今年6月,还没有满16岁,正读高二的蒋杰和高三学生一起参加高考,考了568分,超过今年理科一

本线(536分)32分,但是蒋杰的目标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于是继续选择读高三。就在案发前高三的第三次月考中,蒋杰还考了628分。县一中工会主席柏老师语气沉重地告诉记者:“蒋杰是棵好苗子,每次考试都不低于600分。他就这样被害了,真的太可惜了!”

也没有人相信,赵钦,这个18岁的高三学生,会拿起水果刀刺向自己的好朋友好同学。

由于赵钦正处于警方的审讯中,记者无从获悉赵钦行凶时的心态和动机。

学校老师介绍,事发当天中午放学后,赵钦向班主任请了半天假,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病,老师批了假。吃了中饭后,赵钦没有去医院,而是去了学校门口的商店买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然后回到他在一中前门附近租住的民房里。房东老太太告诉记者:“他(指赵钦)和平时没有两样,进去房里后,一直关着门,孩子平时读书很刻苦,我也没有发现异常。直到5点多后,他才打开房门,还跟我打招呼,说去上晚自习。”

在老太太的家里,赵钦从今年下半年开学就住在此,“他爸爸对他非常关心,经常来看他,还带很多东西给他吃”。

没有人知道,赵钦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的4个多小时里想了些什么,发生过如何剧烈的思想斗争,但是从房子里出来一个多小时后,他从一个“听话,有礼貌,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变成了一个杀人犯罪嫌疑人。老太太说,听到这个消息后,她有些站不稳:“这孩子,怎么可能呢?”

赵钦是在该县中医院包扎伤口的时候,被当地警方控制的。实际上,这个知道“做错事了”的学生完全没有打算跑。在刺伤同学蒋杰后,他把水果刀指

向了自己,在自己的手掌上狠狠地划了一刀,然后先于蒋杰来到中医院包扎,之后,他看到医院里的人忙成一团,才知道闯下了大祸。在医院里,得知自己的同学死了,赵钦跪在老师蒋恒面前请求宽恕:“老师,我错了,我太冲动了,我对不起你!”

“报复杀人”还是“嫉妒行凶”?

3天的采访,记者接触到数位赵钦的亲人以及老师,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其实也不知道赵钦为什么要采取这样极端暴力的方式。

血案发生后,影响不仅仅波及当地教育界。关于赵钦杀害自己老师的儿子,亦即自己的好朋友的原因,坊间流传出种种说法。

11月19日晚上6时,记者来到县一中附近,在县一中南门口前面,一条不到3米宽的水泥路直通学校大门。学校门口,卖菜的以及卖小吃等各种街头小贩拥挤在水泥路旁,路边低矮的屋子里满是小饭店,每个饭店里都挤满了穿着县一中校服的学生。一开米粉店的老板对记者说:“我在这开饭店很久了,这样的事情是头一回见到。那天,我亲眼看到三四个人抬着一个学生从我面前快步走过,有人喊,出事了,杀人了。”

同时,周围有人指出该校在管理方面的漏洞:“你看,这些从附近巷子走进出的学生,都在外面租房。”

对于这起校园血案的诱因,当地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蒋杰和赵钦这两个学生都很优秀,赵钦以前是218班的学生,218班是道县一中的重点班,成绩好的学生都在这个班上。后来,赵钦因为成绩下滑,被转到222班,赵钦感到面上过

不去。在前几天的考试中,赵钦取得了好成绩,于是要求回到218班,遭到老师拒绝。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心里不满,最终起了杀心。一个开摩的的师傅说:“他是为了报复。”

这些传闻只是猜测,并无确切证据。

11月21日,代表县一中接受记者采访的该校工会主席柏老师说:“赵钦是为了报复杀人的说法完全不正确,这只是社会上不知道真相的人的传言。事实上,一中从来就没有办过什么重点班、实验班,我们高三有18个班,每个都是重点班。”但是,柏主席也承认,他们确实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分层次教学”。什么是“分层次教学”?柏主席说是“因材施教”。

随后,柏主席也向记者透露,警方审讯赵钦的细节和其他一些情况:“赵钦在医院被抓后,警方当着我们的面问他为什么杀人。赵钦说,因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不如蒋杰好,看到蒋杰就不舒服,而且,蒋杰坐在他前面,更是让他每天感到很压抑、很难受。为了让蒋杰在自己眼前消失,他自己主动提出要换班。这次他提出要回218班,我们也答应了。从我们掌握的一些情况看,赵钦这样的举动主要是自己的心态失衡了。他自己也承认,‘我太嫉妒他了’。”柏主席接着向记者讲了两个细节。

读高一时,学校统一发校服,个子并不高的赵钦提出要拿最大号的校服。校服拿回家后,赵钦把衣服的裤脚剪短了,接着又拿回学校找老师要换。

今年6月13日,道县发洪水,很多学生被困在学校几天。蒋恒老师叫了几个学生去自己家里吃饭,其中就有赵钦。在吃饭的时候,赵钦提出要用大碗

装饭,并给自己盛了一大碗饭,结果他的饭没有吃完就倒掉了,而其他同学都没有吃饱。

这两个细节,记者在采访其他老师和学生的时候得到了证实。

随后,记者经知情人指点,在县城建设路找到赵钦的家人经营的服装店,只见大门紧闭。但在隔壁的商场,记者见到了赵钦的母亲。在说明了来意后,精神几乎崩溃的赵钦妈妈只说了两句话:“我的孩子做错了事,但是我的孩子在学校里太压抑了。”谈到赵钦将来的命运,赵钦母亲失声痛哭。

据赵钦的姑姑介绍,赵钦从小跟做生意的父母从邵东来到该县,一直很听话,读书也很努力,成绩也非常好,“只是,他不跟我们说学校里的事,从今年他离开重点班后,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

校园血案引发思考

这起校园血案,虽然是“意外”,虽然学生杀人的真正原因并没有权威结论,但却暴露出如今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

“目前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其实只是一道脆弱的防线。表面上看,它承担了疏导学生心理问题的责任,但绝大多数都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这样的工作不是靠掌握一般心理学知识的人就能胜任的,它的工作是进行心理治疗。”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认为,学校应建立一支由心理学专业教师并接受过心理学训练的学生组成的团队,每个班或每个宿舍可以配备一名安全员,他们的职责是关注每个学生的心理异常,发现端倪后向学校及时反映,做到未雨绸缪,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本文对人名和地名都做了处理) 据《今日女报》